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臺灣

外

紀

第二冊

清江日升識

進步書局校印

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vertical margin line on the left.

Vertical text in a red rectangular box,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. The characters are in seal script and read from right to left: 卷之五 (Volume 5).

臺灣外記卷五

清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

唐監國福州假號

黃道周南京盡節

順治二年乙酉夏。大清兵至杭州。黃道周。曾櫻。何楷。郭朝汾。黃景昉。蔣德璟。路振飛。張家玉。朱繼祚等。逃入閩。鎮海將軍鄭鴻逵。總兵鄭彩。俱撤師江口。而唐藩從河南逃難至。達彩請見。語及國難。泣沾襟袂。二人奇之。令副將江美鰲。鄭陞。帶兵衛之入關。達彩聞杭城降。撤全師。回至閩省。會巡撫張肯堂。巡按御史吳春枝。禮部尚書黃道周。南安伯鄭芝龍。議立唐藩監國。

按唐藩諱聿鍵。性剛直。喜讀書。善文翰。嚴嚴千言。初封南陽。以父驤失愛於祖端王。兩姬謀奪嫡。未得請名。及端王薨。守道陳奇瑜。知府王三桂。始為請嗣。後以統兵勤王。擅離南陽。被鋼。會被難。逃於江口。

黃道周執筆為論曰。

孤聞漢室再墜。大統猶繫人心。唐宗三失長安。不改舊物。豈獨其風俗醇固。不忘累世之澤哉。亦其忠義感憤。豪傑相激。使之然也。孤少遭多難。勉事詩書。長痛妖

氛遂親戎旅。亦以我太祖驅除羣雄。功在百姓。方十三葉。而屬彝。驚然。睥睨神器。為子孫者。誠不忍守文自命。坐視其陵遲也。二十年來。狂寇薦驚。孤未曾兼味而食。重席而處。北方二載。兩京繼陷。天下藩服。委身奔竄。孤中夜卧起。垂涕縱橫。誠得少康一旅之師。周平晉鄭之助。躬率天下。以受彤弓。豈板蕩哉。今幸南安芝龍。定鹵鴻逵。二大將軍。志切匡復。共賦無衣。一二文臣。以春陵瑯琊之義。過相推戴。登壇讀誓。感動路人。嗚呼。昔光武昭烈。皆起布衣。所遭絕續。與大敵為仇。而能正言舉義。躬承舊業。況今神器乍傾。天命未改。孤以藩服。感憤間關。逢諸豪傑。應即投袂。知明赫之際。神人叶謨。上天所眷。顧我太祖。紹其子孫。猶未艾也。書曰。與治同道。罔不興。傳曰。多助之至。天下順之。得道者多助。自六月初二日。監國伊始。一切民間利病。許賢達條陳。孤將悉與維新。總其道揆。副海內喁喁之意焉。

唐藩監國。正議出師。有豔翊戴者。咸請正位。方可號召天下。諸臣多言監國名正。出關尺寸。建號未遲。李長倩亦有急出關。緩正位。示監國以無富天下心之疏。惟鄭芝龍。鄭鴻逵。亟請正位。不正位。無以壓眾心。以杜後起。遂議定于閏六月十五日。共奉唐藩即位福州。改元隆武。命禮部尚書黃道周草詔曰。

朕以天步多艱。遭家未造。憂勞盥國。又閱月於茲矣。天下勤王之師。既已漸集。向義之心。亦以漸起。匡復之謀。漸有次第。朕方親從行間。鼓舞率勵。以觀厥功。而文武臣僚。咸稱萃渙之義。貴于立君。寵綏之方。本乎天作。時哉不可失。天命靡不勝。朕自缺然。未有不績。以仰對上帝。克慰祖宗。而臨安悉轡。遵讓無期。大小汎汎。如河中之水。朕敢不黽勉。以附衆志。而慰羣望。朕稽載籍。漢光武聞子嬰之信。以六月即位。邵南。即以是年為建元元年。誕膺天命。昭烈聞山陽之信。以四月即位。漢中。即以是年為章武元年。立宗廟社稷。艱危之中。豈利大寶。亦惟是興義執言。繫我臣庶之故也。以今揆古。即以是年為隆武元年。其承天翼運。定難功臣。悉以次第進爵。分茅胙土。稍俟恢復。以勒勳猷。其翊運宣猷。守正文臣。亦以次第進級。別需來章。孝秀耆宿。軍民人等。俱依前諭優給。行所在山川鬼神。除淫祠外。皆遣官祭告。以示朕續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。

以布政署為大內。改福州府為天興府。以黃道周。何楷。將德璟。蘇觀生。黃景昉。路振飛。曹櫻。陳洪謐。林欲楫。黃鳴俊。朱繼祚。為大學士。入閣辦事。張肯堂為吏部尚書。李長倩為戶部尚書。曹學佺為禮部尚書。吳春枝為兵部尚書。周應期為刑部尚書。鄭

瑄為工部尚書。馬恩理為通政使。鄭英為錦衣衛都指揮使。鄭芝龍為平鹵侯。鄭鴻逵為定鹵侯。鄭彩為永勝伯。林察。張明振。周鶴芝。陳霸等。各為伯。分天建延興為上游四府。汀紹漳泉為下游四府。合兩浙兩粵滇黔晉楚地方。隆武凡有批答。皆親為之。不假閣臣。且曾皇后性亦賢敏。頗知詩書。羣臣每召對。輒于屏後聽之。共決進止。隆武同廷臣共議戰守。定兵二十萬。自仙霞關起。宜守者一百七十處。每處兵多寡不同。約計十萬。操練以便出師。遣兵科給事劉中藻。齎詔往浙。熊汝霖曰。吾知奉吾君而已。不受詔。國維曰。同是高皇子孫。當此之際。豈可異視。而受前龍後虎之迫乎。遂勒手疏馳上隆武曰。

國當大變。凡為皇子孫。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日。入關者。王監國退守藩服。禮制昭然。若以倫序。叔姪定分。在今日原未假易。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。鳩集為衆。一旦南面正朔。鞭長不及。猝然有變。唇亡齒寒。悔莫可及。臣老矣。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。

隆武覽疏。雖止問罪之師。然閩浙水火矣。馬士英欲謁魯王。張國維參其誤國十大罪。英懼不敢入。依方國安時。張國維督師奪富陽。八月。復奪于潛。雖兵馬雲集。而各

治其軍地方反受騷擾。隆武以翊戴功。晉鄭芝龍為平國公。加太師。鄭鴻達為定國公。林察。周瑞。張明振。周鶴芝。陳霸等。各為侯。陳秀。郭曦。楊濟時。施天福。劉全。張進等。各為伯。以御史郭承汾。巡按貴州。

按陳秀。郭曦。係芝龍舊將。命守二關。劉全。係香胞弟。承汾。字懋衷。別號有水泉之。晉江人。癸未進士。至己丑歲。被可望所執。不屈而死。屍棄東郊。歷月餘。顏色如故。諸獸虫不敢犯。總兵許盡忠。暗稱奇。陰令家人黑夜瘞之。

隆武召黃道周。何楷。曾櫻。路振飛。黃景昉。蘇觀生。何吾騭等。諸文武入朝。會議戰守策。鄭芝龍首站東班。楷讓之曰。文東武西。太祖定制。今鄭芝龍妄自尊大。不但欺陵臣等。實目無陛下。龍曰。文東武西。雖古今來之定制。然在太祖已行之。徐達業站東首。道周曰。徐達乃開國元勳。汝敢與達比乎。龍曰。以今日較之。我從福建統兵恢復。直至燕都。功亦不在徐達下。楷曰。俟爾恢復至北京。那時首站未遲。遂互爭殿上。隆武亦無奈何。各為慰解罷。自此文武不睦。隆武聽知于潛富陽之捷。即倣淮陰故事。令人築壇郊外。拜鄭鴻達為大元帥。率周鶴芝。張明振。楊濟時。陳秀。郭曦。陳霸。鄭陞等。領兵五萬。諸葛倬等為監軍。道出仙霞關。往嚴衢。接應張國維。方國安。恢復浙東。

鄭彩為副元帥。率施天福、鄭聯、鄭斌、張進、朱壽、劉全、江美、鼇等領兵五萬。以張家玉為監軍。道出五福杉關。連江撫楊廷麟會楚撫何騰蛟合師。九月。張國維、方國安等與貝子對江相拒。屢戰未分勝負。王之仁上書監國曰。

事起日。人人有直赴黃龍之志。乃一敗後。遽欲以錢塘為鴻溝。天下事何忍言。臣為今日計。惟有前死一尺。願以所隸沈船一戰。今日死敵。猶戰而死。明日即死。恐不能戰也。

魯王遣都督陳謙入閩。啓稱皇叔父。不稱陛下。隆武不悅。下謙於獄。芝龍力救。監察御史陳邦芑密奏。謙為魯王腹心。芝龍至交。今日若不除。恐為後患。隆武信之。夜半出片紙斬謙于獄。

按弘光時。曾差陳謙為使。齎印勅到閩。封芝龍南安伯。勅內誤寫安南伯。謙教龍留印換勅。謙回至浙。弘光已蒙塵。故龍與謙厚。謙繫獄。芝龍力救不得。以為有虞。必經門首。然後免冠請救。豈知夜半斬于獄中。有我未曾殺伯仁。伯仁實為我而死之句。哭祭。

鄭鴻逵引其子肇基。陞見隆武。賜姓朱。芝龍聞知。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。隆武奇其

狀問之。對答如流。隆武撫森背曰。恨朕無女妻卿。遂賜國姓。賜名成功。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。封為御營中軍都督。儀同駙馬宗人府宗正。自此中外咸稱國姓。十月。日本國王懼芝龍威權。認翁氏為女。粧奩甚盛。遣使送到安平。即成功生母也。鄭鴻達。鄭彩。各提師逾關。未及百里。上疏請餉。逕遑不前。大學士黃道周。何楷。因與芝龍爭班位不睦。楷辭回。過烏龍江。被劫。截其耳而去。道周憤諸將不前。以其坐而待亡。不如身自出關。奏請以師相募兵。江西江南多臣門生故吏。必有肯效死力者。且可連楊廷麟。何騰蛟等。伺動靜。作進取計。隆武允請。朝餞啓行。

評曰。拚他七尺。酬前恨。

何必三年卧一樓。

道周率諸門人。中書蔡春溶。按有傳。蔡紹謹者。誤也。賴繼謹。按有刻。賴雍者。亦誤也。陳駿音。兵部主事趙士超。毛至潔等。並子弟可千人。次茅源。作責躬詩一章。

天地何高深。日月猶循環。星宿陳其巔。動靜恆無端。舉翼不能翔。而作醢雞觀。大命一以至。不能復研鑽。鬼神欲告之。翁吸近告難。傷哉草木類。不得留朱顏。

道周沿途招征。至延平。乏糧。駐軍。上疏請餉。隆武命芝龍助資。龍奏曰。現今兩師進兵。動行十萬。餉且不足。焉有餘糧。接應此未經操演之衆乎。不與一票。隆武無奈。惟

給空劄數百道應之。周亦以劄付鼓勵勸進。又得百人進師建寧。劄崇安縣遣人通楊廷麟萬元吉等為聲勢。尋有以外交諸藩飛書聞于隆武。武遣使馳示道周。周自陳疏曰。

臣田無一畝。居只一椽。幸以是見憫於主上。見信於親友。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。臣於二十九日退居後堂。有人持小書云。是舊按臣陸清源的呈上手拆。臣錯愕展玩。有云東南立主。臣當元勳。臣驚欲死。念清源生平謹慎。何至有此。臣行素六十年。無險心。詖語。為兇人所仇。無奇功異能。為要人所嫉。獨恃一片肝腸。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共對白日耳。臣雖庸下。亦讀書至老。遭逢陛下。魚水相期。猶一月之內。四疏乞師。何至以元勳微腥。為挾邪所謗。若至子弟慕義勤王。雖天性使然。亦恐臣孤身隻手。陷身絕域。每一相見。涕泗漣如。當二十六日以前。暑未收。毒水四下。臣自延過寧。渴而谷飲。病者八九。一日下操。十隊之士呼半不起。遂損去健將陳伯輿。念其雄畧。十射九破。千觔之力。盡於盆水。四顧環堵。何能不哀。今稍稍平復。遂相對勸臣出關。嗚呼。此喟喟者亦臣子也。顧曾讀書受朝廷之寵眷。而攄憤至此。今在廷諸臣。不滌腸剖胸。誓同分膽共新。而滂滂泚泚。望影

射沙欲何為者。陛下不屑為昭烈。臣亦不屑為孔明。陛下不屑為宋高宗。臣亦不屑為李伯紀。取法不高。則庸佞狎來。視人太卑。則奸豪四至。古今讒賊。偏中于高明。近代人才。沈淪于苟賤。惟陛下垂察。

隆武覽表。馳手劄慰之。遂出崇安分水關。秋七月。道周師至廣信府。聞徽州破。遣將守馬金嶺。集紳衿父老。諭勸捐助。得萬人。乃整部署。分道進兵。遊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嶺。遂營之。其出婺源者。參將王加封失防。伏兵戰死。遊擊李忠被擒。黃奇壽聞報。援之莫及。參將李瑛倪彪出童家坊。被馬步冲突。亦潰。參將應士瑛從間道出。援屯高偃橋。道周遂馳疏請兵。畧曰。

臣今年六十有二。才能智勇。不過中人。而自請行邊。拮据關外。譬之雞然。風雨如晦。雞鳴不已。即有不寤之人。起而刀俎之。亦無可奈何而已。臣少而學道。於物無競。於人寡怨。直以出師之故。為異志所排。寡識之人。羣起和之。千端百出。以阻其成。旁勾曲引。以幸其敗。或叩關門。數日不達。飢疲之衆。寧死中野。何所營而坐困於此哉。臣遭會風雲。甫及一月。五疏求去。直以皇上洞燭遐邇。嘗鑑臣于言語形跡之外。所以苒苒焦曉。瘁毛鍛羽。以為朝廷守一日藩籬。非曰能之。亦各盡其義。

而已。今敵之來。日以壓境。衆之附。日以攜志。蠢冥何知。惟利是視。貪生怖死。則前後異致。信州閭巷。雞犬方集。今復翻然欲舍而去。已據徽人來者。咸云敵一百六十騎。守婺源。自海口煖水。焚掠殆盡。煖水距廣信百餘里。臣師屯八都者。僅千五百人。皆邨落新募。月食一兩之卒。其東出馬金嶺者。僅七百餘人。又千二百人。西去饒撫。馳收未回。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。臣自八月以來。東弭台寧之憂。西消金嶺之尊。精力瘁于文告。歲月馳于期會。未有一智一謀。佐于其內。一臂一助。于其外。空以老瘁一意報主。為愛己所憐。異己所笑。今事勢甚急。可亟命方國安。以一萬之衆。從嚴州出老竹嶺。直搗徽州。乘其西馳。可以破敵。即不然。亦可解信州之危。成牽制之勢。

隆武覽表。無以應之。道周計窮。十二月。集門人諸將議曰。敵人雖衆。虛聲耳。若延來春。則彼已弛馬懈。即可破也。奈糧餉不足何。與其半途潰散。廢却前功。不如決戰。以報朝廷。相持泣下。復進兵攻婺源。至童家坊。忽報樂平已破。信州士大夫各致書。道周道周以成師既出。義不及顧。遂鼓勵諸門人。帥師千餘人以前。次明堂里。僅三百人。馬十匹。糧三日。又移軍婺源城之十里。天微曙。報提督張天祿率兵四至。道周策

馬揮賴繼謹等督師鏖戰。參將高萬榮請於道周曰。當引兵登山。憑高可恃。周從之。正移師間。一隊騎至。從間道突出。箭如雨。軍遂亂。道周被執。與至婺源。張天祿親至勸降。周罵不絕口。繼而門人蔡春溶。賴繼謹。趙士超。毛至潔。亦解至。周絕粒斷漿。作自悼詩八章。

昔時為柳下。今日見徽陽。此道原無可。於生亦不傷。雲霓人絕望。金石鬼劑香。莫信惠連後。遂無日月光。

樂毅未歸趙。魯連不入秦。兩書傳白壁。隻手動青萍。得止吾何憾。微名世所親。蒼茫樵採者。不易寫歸塵。

自我甘重繭。為誰賦鼓刀。金生憐七獲。結侶失同袍。此事不經見。於心良獨勞。長年耽正則。垂老重離騷。

已發英雄嘆。仍多親戚憐。經營文謝後。可在殷房前。夫子寧欺我。長文尚有天。春秋二百載。研淚紀新編。

求人何所怨。失道未忘愁。故主日初旭。□□鳥自投。斷崖千尺網。一葦大江舟。狂稚看吾獨。馳驅答衆尤。

天步憑誰仗。狂瀾失一壺。麟心衝駟鐵。鳳掌落雕弧。干羽柔無力。旂常凍自枯。逍遙河上老。頗憶鄭大夫。

匡坐慙顏閔。抒籌負管蕭。風雲生坐次。毛羽合飄飄。大廈難棲燕。江橫卻斷橋。可憐委佩者。晏晏坐花朝。

問言誰敢信。屢卜轉多疑。截指留軍令。開心割子期。千金修駿冢。三尺斷荃旗。射兕當熊意。君王安得知。

左右齊承貝勒。洪承疇命侍者跪進茶一杯。道周接在手。躊躇未飲。左右懇曰。求相國用清茶一杯。周因聽清茶二字。遂擲杯於地。亦采薇周粟之義也。俗無菓泡茶。名曰清茶。

附記。余戊午歲。會陳駿音於粵之韓江。年八十有奇也。問及石齋先生事。駿音涕泗沾襟曰。我先生之罪人也。死無以見先生於地下。當先生至明堂里。知事不可為。志決來朝。恐一生事業泯滅。遂將所有稿疏詩賦書禮。悉交駿音。連夜從間道還家。夫人偵知。往索。詭應無有。辛卯夏。攜出姑蘇。欲梓行世。不意至杭之江口。是夜鄰家失火。音驚惶逸出。行李灰燼。既不得同時受難。名流後世。又不能表揚遺

然以聞師德誠先生之罪人也。語畢又哭。余亦惻然。故余知先生甚詳。且惜先生一腔真血之不盡傳也。

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傅冠。從江西入閩陞見。詢方畧。條陳稱旨。詔為湖南總督。賜上方劍。便宜行事。督師恢復。至邵武五福關。餉告匱。軍不得前。屢疏請。不報。兵部職方清吏司江隨疏言。傅冠擁兵糜餉。玩敵擾民。冠連疏稱不才。告辭權。隆武詔杖隨。允冠謝事。遂住於泰寧縣。

按傅冠字元輔。別號寄庵。江西進賢人。初名元範。中萬曆丙午舉人。改名冠。中壬戌進士。至崇禎己卯。乞休歸里。弘光乙酉。閩黨王得仁入進賢。拔其家。取其積藏。殺其嫡孫傅鼎。故冠入福建。

順治三年丙戌時。明唐王時在福州。稱號隆武。二年正月。貝勒檄至。弔道周赴江南。周復進水漿。臨發。作婺源詩三章。示賴繼謹。蔡春溶。

火樹難開眼。冰城倦著身。支天千古事。失落一時人。碧血題香草。白髮逐釣綸。更無遺恨處。慘哭為君親。

搏虎仍之野。投豺又出關。席心如可捲。鶴髮久當關。怨予不知怨。聞人安得閒。乾

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。

諸子收吾骨。青天知我心。為誰分板蕩。不忍共浮沈。鶴怨空山曲。雞啼中夜陰。南陽歸路遠。恨作卧龍吟。

逢至新安上元燈節作三章。

為世存名教。非關我一身。冠裳天已定。得失事難陳。姓氏經書外。精神山海濱。高懸崖上月。偏照夜行人。

世盡遺君父。我獨愛此生。焚香燒稿本。拔劍割薇衡。苦乞西山士。遠辭東海濱。荷鋤與賣藥。難作古人情。

羹沸猶餘鼎。魚空守暮磯。依然城郭在。髣髴人民非。溪淺鬚眉照。山深薇蕨肥。黃冠黃海裏。望望未曾歸。

又見魚龍百戲。世事不競。再絕粒十八日。過新嶺。弔金正希詩四章。

愛爾才名盛昔時。欲依麀閣共匡持。蕭蕭風雨雞鳴日。千古令人誦飮支。續經溪口萬重山。抹爾尚差旬日間。自是岱華須破碎。嶺雲終古不開顏。旌節灘頭飛鳥斜。傷心何處動悲笳。英雄運盡無良算。身亦輕來陷左車。

殘暴垂手已難工。又是論人成敗中。但說丹心無所用。一時張眼念臧洪。

按正希諱聲原字子駿休寧甌山人。隨父客嘉魚。遂籍焉。戊辰進士。授庶常。官歷修撰。乙酉。古城起兵。抗王師被擒。送江南。與叅軍江天一。同日斬。天一字文石。歎之。寒江村人。晚年有澄清志。與正希舉義。師敗。天一呼曰。吾與金公同舉。不可使公獨死。挺身追及金翰林。自呼曰。我叅軍江天一也。遂並執之。

衆廷臣與諸當道帥師不前。不但恢復無期。而恐失備禦。蔣德璟疏請行關。確察情形。相機督戰。隆武聽之。璟至關。竟以疾去。二月。隆武下詔親征。以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。吏部尚書張肯堂與郎中趙玉成同籍金陵。疏言臣等生長海濱。請以水師千人。從海道直抵君山。襲取金陵。以迎陛下。隆武大喜。速催芝龍造船。龍佯諾。亦不果。隆武行。駐蹕延平。道周至金陵。幽于禁城。既而改繫尚膳監。諸當道與故知者悉承貝勒意勸降。周曰。吾既至此。手無寸鐵。何曾不降。勸者曰。欲降須難髮。周失驚曰。君難髮了。噫。幸是難髮國打來。即難髮。若穿心國打來。汝肯同他穿心否。勸者慙退。道周閉目。次日。見玉梅盛開。索被襪不得。愴然作詩四章。示諸子。洪承疇承貝勒命。請詣尚膳監請見。道周喝曰。青天白日。何見鬼耶。松山之敗。承疇全軍覆沒。先帝曾設